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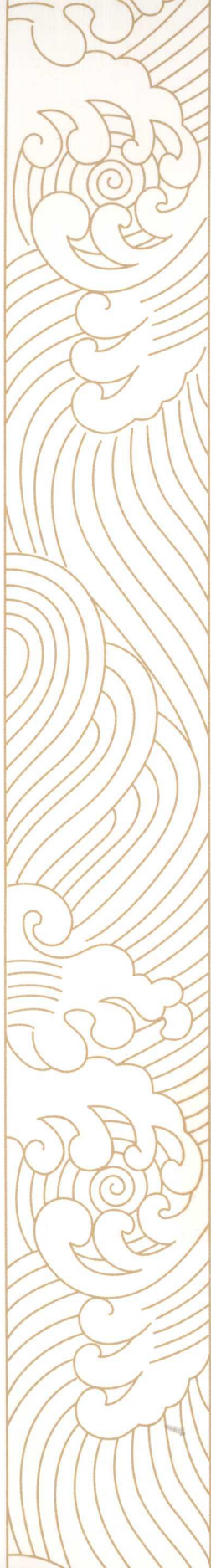
京剧传统剧本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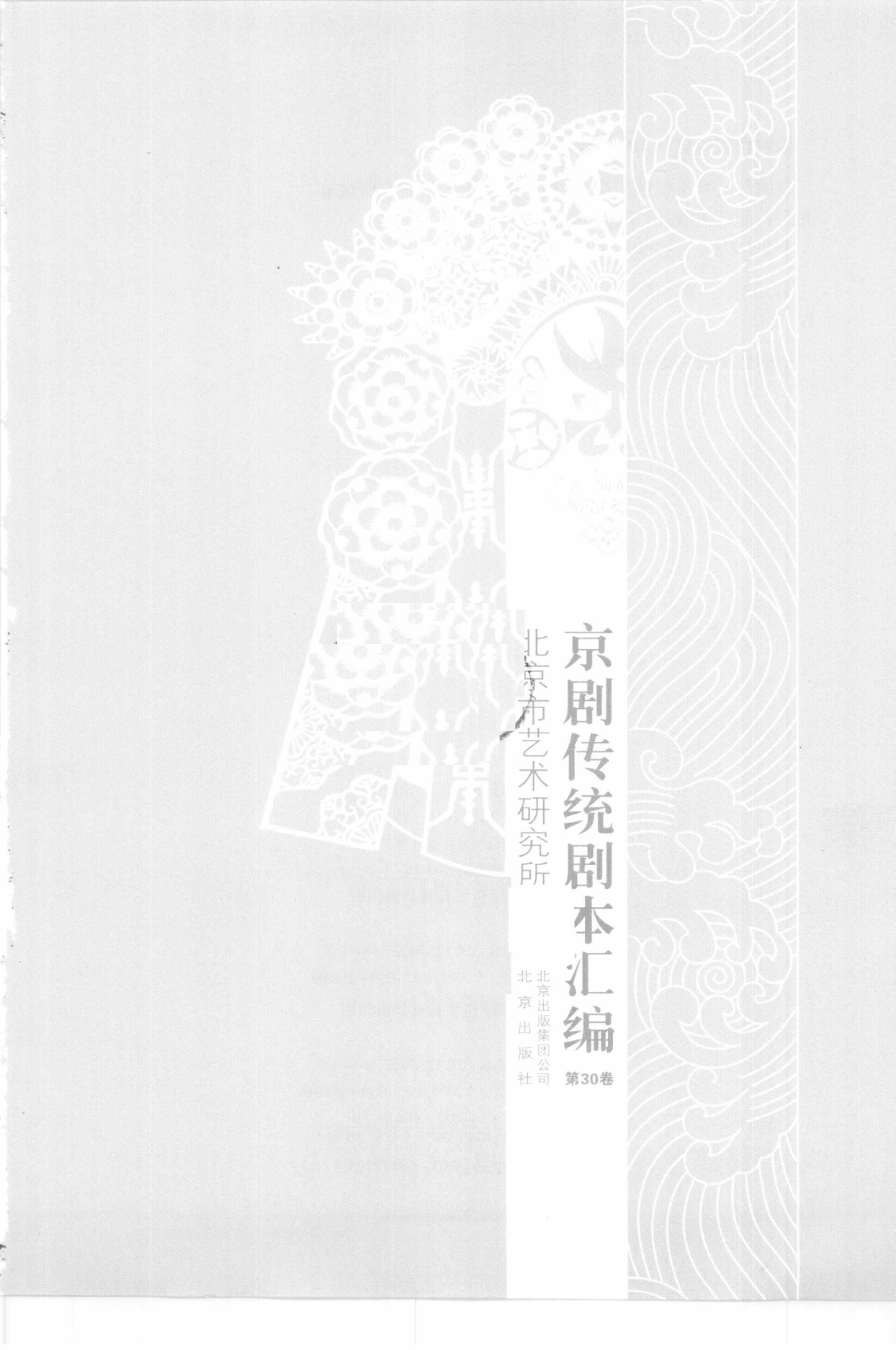


第30卷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编纂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light gray with a large, stylize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Peking Opera performer's head and shoulders. The performer is wearing an elaborate, multi-tiered headdress adorned with numerous circular floral motifs. The face is partially visible, showing traditional Peking Opera makeup. To the right of the main illustration is a vertical band with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swirling cloud or wave motifs.

京剧传统剧本汇编

第30卷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剧传统剧本汇编. 第30卷 /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编纂.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200-07618-9

I. 京… II. 北… III. 京剧—剧本—作品集—中国
IV. I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4909 号

京剧传统剧本汇编
JINGJU CHUANTONG JUBEN HUIBIAN
第30卷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编纂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北京华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23.125印张 440千字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07618-9
I·1048 定价:4980.00元(全套30卷)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第 30 卷目录

(剧情朝代不详)

- 马房释放 故宫博物院藏本 (1)
- 埋香幻 李万春藏本 (7)
- 迷信误 雷喜福藏本 (39)
- 入侯府 赵德普藏本 (82)
- 十八扯 王介林藏本 (97)
- 双背凳 又名: 双怕婆 赵德普藏本 (110)
- 双摇会 赵德普藏本 (126)
- 送灯 马连良藏本 (139)
- 锁云囊 赵桐珊藏本 (145)
- 田七郎 李万春藏本 (167)
- 瞎子逛灯 赵德普藏本 (237)
- 小过年 赵德普藏本 (245)
- 小上坟 又名: 丑荣归
.....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藏本 (256)
- 一匹布 又名: 张古董借妻
..... 于连泉、马富禄口述 (263)
- 虞小翠 毛世来藏本 (291)
- 鸳鸯谱 虞仲衡藏本 (308)
- 云娘 李万春藏本 (344)

马房释放

故宫博物院藏本

■ 提要

陈文古想买好友奎文吉的家传宝物“瑞霓罗帐”，奎文吉不肯。陈文古心生奸计，灌醉奎文吉后将短刀、银两藏在奎文吉身上，深夜把他推到街上。巡更认为奎文吉可疑，将其收押。后屈打成招，奎文吉被判偷盗杀人，定为死罪。奎文吉妻子被陈文古害瞎双眼，打入磨房，其子奎顺也被陈文古打入马房。陈文古命令老仆陈荣将奎顺杀死。陈荣不忍，将奎顺放走，自刎而死。

〔陈文古上〕

陈文古 （念）斩草不除根，
萌芽依旧生；
斩草要去根，
萌芽永不生。

在下，陈文古。我有一好友名叫奎文吉，他家有一宝物，名叫瑞霓罗帐，是我叫他价卖与我，他执意不肯，因此我用酒将他劝醉，将短刀、银两藏在他的身边，推往大街之上，被那巡更之人拿走，当他偷盗杀人，送往公堂，苦打成招，问成死罪。他妻子骂上我门，是我用计，以石灰将她眼目揉瞎，打入磨房，又将他子奎顺打入那马房。〔陈碧桃暗上，偷听介〕我想这一不做二不休，不免叫老家院陈荣于三更时分去到马房，将奎顺一刀刺死！〔陈碧桃下〕岂不是没有后患了么！就是这个主意。陈荣哪里！

〔陈荣上〕

陈 荣 （引）老迈年高，叹光阴，何时得了！

老汉，陈荣。正在后面检点，大爷呼唤，只得近前。大爷在上，老

奴叩头！

陈文古 站起来！

陈 荣 谢大爷！

陈文古 看茶来！

陈 荣 是。〔取茶介〕大爷请茶。

〔陈文古取杯饮介，取银放杯内介〕

陈文古 接杯。

陈 荣 〔接杯，看介〕呀，杯内有白银一锭，是何缘故？待我收下，他有来言，我有去语。

陈文古 陈荣，杯内可有什么？

陈 荣 只见白银一锭，是老奴收下了。

陈文古 赏与你的。

陈 荣 谢大爷！

陈文古 陈荣，大爷待你如何？

陈 荣 大爷待小人恩重如山。

陈文古 我有桩心事要你去办，你可愿去？

陈 荣 只要去得的，老奴焉敢不去！

陈文古 命你三更时分，去到马房，将奎顺一刀刺死！

陈 荣 哎呀，大爷！杀人之事，老奴不敢去！

陈文古 住口！胆大的狗才，叫你走东不敢到西。你若不去，活活打死你这老狗！

陈 荣 哎呀，〔背躬介〕我老糊涂了，此番去到马房，杀也在我，不杀也在我。嗯，自有道理。〔向陈文古〕大爷，老奴愿去，只是无有利器。

陈文古 随我来！这有钢刀一把，杀了奎顺，方可见我；杀不了奎顺，死也不要见我！去吧！〔下〕

陈 荣 陈文古，好贼子啊！

（唱）陈文古做事心忒狠，

暗害好友丧良心。

朋友的妻儿你要个个杀尽，

我岂肯为虎作伥做罪人！〔下〕

〔陈碧桃上〕

陈碧桃 （唱）屏风后面听言讲，

父亲为何把人伤！

奴家，陈碧桃。在屏风后听爹爹呼唤陈荣，命他三更时分去到马房，将奎家二相公一刀刺杀，我不免挡住宅门，候陈荣到来，问个明白。

(唱)可叹我母去世早，
撇下女儿受煎熬。
爹爹行事太可恼，
要害奎顺为哪条？
我既知情救为妙，
不然一命赴阴曹。
将身站此宅门道，
等候陈荣问根苗。

陈 荣 (内)走哇！〔上〕

陈碧桃 老院公转来！

陈 荣 什么人？

陈碧桃 院公！

陈 荣 原来是小姐。老奴叩头！

陈碧桃 站起来。夜静更深，你往哪里去？

陈 荣 老奴奉了大爷之命，前后检点。

陈碧桃 哪里是前后检点，分明奉了我爹爹之命，去到马房，将奎顺二相公一刀刺杀，是与不是？

陈 荣 小姑娘，老奴心事却被你猜着了！

陈碧桃 老哥偌大年纪，为何这样世事不懂？

陈 荣 老奴也是无可奈何。

陈碧桃 老哥，这有银子一锭，去到马房，杀也在你，不杀也在你。

陈 荣 谢小姐！

陈碧桃 偌大年纪，你是懂事人哪！〔下〕

陈 荣 小姐，哎呀，小姐呀！

(唱)好一个贤德陈小姐，
她比陈荣胜十分。
这样女子世间少，
后来必定是贵人。〔下〕

〔奎顺上〕

奎 顺 泪似湘江水，滚滚不住流。

小生，奎顺。只为瑞霓罗帐，陈文古将我父亲害在监中，老母打入磨房，好不气煞我也！

(唱)一霎时急得我三魂不在，
七魂悠悠又转来。
恨贼子来把我害，

冤仇何日才得解开！

〔陈荣上〕

陈 荣 （唱）急急忙忙把马房找，
耳听樵楼二鼓敲。
黄犬不住高声叫，
狂风一阵灭灯苗。
黑夜间观不见路途道，
房内不见小儿曹。
是何人把这风走了，
陈文古知道怎肯饶！
东廊不见西廊去找，
他一觉睡着静悄悄。

啊，看奎家二相公，竟此睡着了！也罢，待我老汉惊醒于他，二相公有人行刺于你！

奎 顺 （唱）听一言来魂魄掉，
跪在尘埃求命饶。
有恩须当恩来报，
无仇杀我为哪条？
望求开恩释放了，
结草衔环报恩高。

老伯饶命！

陈 荣 （唱）二相公哭得如酒醉，
铁石人闻也泪抛。
我本待将他释放了，
陈贼知道怎肯饶！
手执钢刀将他砍，
他口口声声只叫饶。
我还是杀的好放的好，
倒叫老汉无计较。

也罢！

（唱）宁可人头高杆吊，
老汉放你去远逃！

二相公，老汉不杀你，放你逃走了吧！

奎 顺 谢老伯！〔下〕

陈 荣 走得好！

〔奎順上〕

奎 順 走不得！文古賊子，重重禁門，叫我往哪里逃走！老伯，走不得！

陈 荣 二相公为何转来？

奎 順 老伯，贼子重重禁門，我往哪里逃走！

陈 荣 呀！这贼子重重禁門，叫他往哪里逃走！哦，有了！二相公，马房后倒塌一垛土墙，老汉送你那里逃走了吧！

奎 順 有劳老伯！

陈 荣 （唱）二相公不必泪嚎啕，

老汉言来听根苗：

遇着清官只管告，

奎 順 老伯那厢有人！

陈 荣 什么人，待老汉看来！原来是系马的桩儿，待老夫助你一把。

奎 順 高了上不去！

陈 荣 我找个石块垫着，二相公帮我一把！

奎 順 哎呀！

陈 荣 这做什么？

奎 順 打了脚！

陈 荣 不要高声！

（唱）好与你父母把仇消。

〔奎順上〕

陈 荣 走得好！一路之上，不知他可有盘费，待我叫他转来。二相公转来！

奎 順 老伯，我走得好好，叫我转来何事？

陈 荣 你一路之上可有盘费？

奎 順 老伯，我不过是求乞而已！

陈 荣 二相公，你乃读书之人，焉能作求乞之事？老汉有白银一锭，带在身旁，也好做个盘费！

奎 順 老伯大恩，请上受我一拜！

陈 荣 不瞒你说，这银子不是我的，是陈碧桃陈小姐的。你要拜，看绣楼上有红灯一盏，你与她多拜几拜！

〔奎順拜介，下〕

陈 荣 这一下脱了身，走得好！

〔奎順上〕

奎 順 走不得，走不得！我走了不大要紧，陈文古向他要人，他把什么人交还？走不得！

陈 荣 为何又转来了？

奎 顺 老伯，我走了不大要紧，陈文古向你要人，你把什么人交还与他？

陈 荣 二相公，只要你脱身，休管老汉了！

奎 顺 老伯，我情愿一死，岂肯连累于你？将我杀了吧！

陈 荣 哎呀！

（念）好个有志奇男子，

他比陈荣胜十分。

世间多少男儿汉，

要想比他万不能。

二相公，那厢有人来了！

奎 顺 在哪里？

〔陈荣自刎介〕

奎 顺 不好了！受我一拜！

〔奎顺拜介〕

奎 顺 老伯伯啊……唉！〔下〕

埋 香 幻

李万春藏本

■ 提要

刘正之子刘千钟到城中沽酒，巧遇到庙中烧香的员外千金张盈盈，二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张盈盈嘱咐刘千钟找庙东乌婆提亲。刘千钟听错，误找了庙西的吴婆前去说媒。刘正因不满儿子私定终身去张家吵闹，张盈盈吞玉而死。当天夜里，吴婆之子吴二横装成恶鬼去掘坟，不料张盈盈苏醒后逃走。吴二横将也来掘坟的乌婆吓死，把乌婆尸体放在张盈盈棺中。张盈盈来到刘家，刘千钟误以为是鬼，将其击昏，自己逃走。乌婆之子乌有发现张盈盈尸体，吩咐同伴去报官，自己却去饮酒。张盈盈再次苏醒，乌有酒醉，以为诈尸，用门闩打张盈盈，不料却打死前来寻子的吴婆。县官审理此案，开棺验尸，发现尸体生变，将众人押来审问。真相大白。张盈盈和刘千钟成婚。

第一场

〔刘正上〕

刘 正 （引）有子承欢，休挂念，家道贫寒。

（诗）年老受折磨，
终朝唤奈何；
有儿能孝顺，
强胜子孙多。

老汉，刘正，乃灵寿人氏。娶妻骆氏，不幸早亡。所生一子，名唤千钟。幼读诗书，长入庠序，倒也颇知上进。怎奈家道贫寒，当卖一空；也曾命千钟入城，到他表兄家中借贷。这般时候，怎么还不见到来？

刘千钟 （内）走哇！〔上〕

(唱)入城借贷遵严命，
毕竟表兄是至亲。

参见爹爹！

刘 正 罢了。一旁坐下！

刘千钟 告坐。

刘 正 儿呀，你到你表兄家中借贷如何？

刘千钟 表兄付了二十两银子，爹爹收下。

刘 正 好了。我又可以一个月不打饥荒了，待我谢过天地。

刘千钟 爹爹，二十两银子，况且是借来的，谢的什么天地？

刘 正 为父是穷怕了。儿呀，与你二两银子，快些进城与为父多沽几瓶好酒。

刘千钟 银两不多，只在近处买些柴米吧。

刘 正 柴米为父自己会买，你快些入城沽酒，这城外的村醪是吃不得的。

刘千钟 孩儿遵命。

刘 正 转来！你必须晚间到城内吴家去买，你今夜也不消出城了。

刘千钟 孩儿不知吴家住在何处？

刘 正 他家住在玄天庙的东边。我有一言，儿且听了！

(唱)为父生成风雅性，

一心要学晋刘伶。

沽来美酒千杯饮，

醉死黄泉目也瞑。〔下〕

刘千钟 (唱)子思柴米父贪饮，

各自怀揣一片心。〔下〕

第二场

〔张盈盈上〕

张盈盈 (唱)佳人二八貌如花，

不减当年阴丽华。

小草常依萱草下，

椿庭冷落甚堪嗟。

檐前听得鸚鵡语，

不知阿谁到我家？〔上楼介〕

〔乌婆上〕

乌 婆 (唱)说媒拉纤为本等，

收生外带会挖坟。

老身，乌婆子便是。乃灵寿县一个媒婆，外带收生。丈夫乌二，专会偷坟。他早死啦，这偷坟的能耐我也学会啦。生有一个儿子，名叫乌有，是本县地保。只因张员外的盈盈小姐是我收的生，故此常常来往。今天无事，我不免到绣楼看看小姐。〔上楼介〕小姐，我来啦！

张盈盈 妈妈来了，请坐！

乌 婆 坐着。〔坐介〕你这儿干什么哪？

张盈盈 只因母亲染病，是我许下玄天庙香愿。如今母亲病体痊愈，我绣件锦袍，前去还愿。

乌 婆 你做活哪，把楼窗打开，保管亮堂得多。

张盈盈 只恐楼下有人来往。

乌 婆 哪儿有那么巧的事，我替你把楼窗打开。〔开窗介〕

〔刘千钟上〕

刘千钟 (唱)来到街前用目瞬，

高楼坐定一佳人。

这女子好生美貌，待我看她一看。

乌 婆 小姐，你瞧，说什么有什么，楼下真个人。

〔张盈盈凭窗外望介，笑介〕

刘千钟 看这女子对我发笑，且仔细看来。

〔张盈盈闭窗介〕

刘千钟 这女子竟将楼窗闭了，待我走去。正是：一看君子，再看小人。

〔下〕

乌 婆 小姐，你见这个书生笑了一笑，你想必是爱上他啦？

〔张盈盈不理介〕

乌 婆 你爱他，我给你做趟媒。送我一对镯子，等你过门后再给，你看怎么样？〔望张盈盈介〕你倒是愿意不愿意呀？

张盈盈 妈妈，我家闺门整肃。你少讲这些无味的言语！

乌 婆 你嘴里说不出来，你心里是愿意啦。我给你打听打听去。

张盈盈 住了！女儿家婚姻，自有父母做主。似你这般举动，与钻穴逾垣何异？

乌 婆 好厉害的丫头片子，给我个钉子碰。正是：空劳三寸舌，枉费一片心。〔下〕

张盈盈 三姑六婆真淫盗之媒也！

(唱)可笑她做事不思忖，

把奴当做下贱人。

下得楼来母亲请，

[张王氏、丫环上]

张王氏 (唱)我儿请娘为何情？

张盈盈 母亲万福！

张王氏 罢了。坐下！

张盈盈 告坐。

张王氏 请为娘何事？

张盈盈 今日乃三月三日玄天圣诞，女儿前因母病许下香愿，要往庙中挂袍酹神。

张王氏 命苍头跟随，早去早回。吩咐车辆走上！

丫环 苍头、车夫走上。

张盈盈 女儿告辞了！

[苍头、车夫同上]

张盈盈 (唱)为酬香愿心着紧，

[张王氏、丫环下]

[张盈盈上车介，圆场。道士暗上。张盈盈下车介，车夫下]

张盈盈 (唱)只求老母寿康宁。

[张盈盈、苍头进门介，道士迎介，张盈盈拜神毕，旁坐介，道士献茶介]

苍头 老道，你们这位神仙怎么脚踩着一个大王八呀？

道士 胡说！这是玄帝老爷手下的圣水将军。你说他是王八，他就要报应于你。

苍头 我不信，一个泥王八会这么厉害！

道士 你不信就罢。〔背躬〕等我给他个厉害。〔道士取茶下药介〕

道士 你喝吧，喝杯茶。〔递介〕

苍头 正要喝茶。〔接介〕

张盈盈 苍头，少要与人讲话，不要惹出事来。在此稍息，就要回去。

苍头 是。〔饮茶介〕

道士 你刚才不信神佛哪？

苍头 信则有，不信则无。

道士 你别说这些，得罪神佛，你立刻肚子就会疼。

苍头 可不是，疼起来啦。

道士 这是你得罪神佛之报！

苍头 这怎么好？

道士 给我几个钱，我给你治治吧。

苍头 只要病好，我是大礼相谢。

道士 跟我来！

〔道士扶苍头下〕

张盈盈 苍头，苍头，我们回去吧。啊！苍头不见，待我到庙外寻找。〔出门介〕

〔吴二横上〕

吴二横 每日醉醺醺，大街来胡行。

在下，吴二横。我妈是个卖酒的。今日是玄天圣会，不免到庙中走走。〔见张惊介〕哟，这个小娘们儿长得不错，我调戏调戏她，女娘儿请来见礼！

张盈盈 我与你素不相识，见的是什么礼！

吴二横 我看你这个年纪儿，咱们做个小两口儿你瞧好不好？

张盈盈 何方野男子，这样无礼！苍头快来！

吴二横 你不用叫唤，反正跑不了你。〔吴二横抓张盈盈介，张盈盈急避下〕

吴二横 哎呀好醉，我回去吧！〔下〕

第三场

〔张盈盈上〕

张盈盈 (唱)急忙不顾择路径，

眼看红日往西沉。

且住！不想在玄天庙中遭遇强徒，苍头、车夫不知都往何处去了？逃出庙来，天色将晚，想那乌婆，住在庙旁，且往她那里挨过一宵，再作道理。〔圆场〕哎呀，我从不曾到过她家，不知是庙东庙西？〔望介〕此庙西有一小户人家，待我冒叫一声。乌婆婆在家么？

〔吴婆上〕

吴婆 忽听有人叫，想是主顾到。

〔开门介〕

吴婆 原来是位姑娘。

张盈盈 我是找乌妈妈的。

吴婆 我姓吴，您贵姓？住在哪儿，找我干什么？

张盈盈 我姓张。住在红丝巷。乌妈妈常到我家，你是她何人？

吴 婆 原来您是找乌家的。您找错啦！她住在庙东边，是做媒的。我姓吴，是卖酒的，住在庙西边。

张盈盈 如此，恕我冒昧，告辞！

吴 婆 天黑啦，您是个单身女子，何妨到我家里坐坐？

张盈盈 只是打搅不当。

吴 婆 这算什么，您进来坐！

〔张盈盈进门介〕

吴 婆 姑娘，您怎么一个人儿，黑更半夜地在街上溜达？

张盈盈 再不要提起。我是到玄天庙中烧香还愿的，不想遇一醉汉，出言不逊，因此逃出庙来。

吴 婆 这个醉汉可真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吴二横上〕

吴二横 开门！

吴 婆 谁呀？

吴二横 吴二横。

张盈盈 〔背躬〕怎么像那醉汉的声音呀？

吴二横 这屋里怎么两个人说话？不用说，我那野爹又来啦。快点开门！

〔吴婆开门介，吴二横进门介〕

张盈盈 吴妈妈，方才那一醉汉就是他。

吴二横 这不是那个女娘们儿吗？敢情在我家里哪。天凑良缘，咱们俩好一好吧。

〔吴二横抓张盈盈介，张盈盈跑下，吴二横抱吴婆介〕

吴二横 哎呀我的小宝贝儿，你往哪里跑？

吴 婆 是妈妈我。你这小子干什么？

吴二横 丧气！还是追她去。〔下〕

〔吴婆下〕

第四场

〔张盈盈上〕

张盈盈 且住！不想错投醉汉家中，险遭凌辱。我还是往乌家去吧。

〔圆场〕

张盈盈 唉，怎奈两足疼痛，我稍息片时便了！

〔刘千钟上〕

刘千钟 (唱)提壶沽酒遵父命，
抬头又见美红裙。

我好侥幸，不想这女子她在此地。〔见礼介〕大姐请了！

张盈盈 君子请了！

刘千钟 大姐，小生要与大姐问讯一人，大姐可知道否？

张盈盈 奴家也正要与君子问讯一人。

刘千钟 小生初来此地，是问讯吴家沽酒的。

张盈盈 奴家也是初来此地，问讯乌家避难的。

刘千钟 哦，请问大姐尊姓？何言避难二字？

张盈盈 奴家张盈盈。先父早亡，与寡母同居。今日到玄天庙烧香，不想遭逢强暴。这乌家素与寒门来往，因此到她家避难。

刘千钟 难道大姐一人到庙中烧香不成？

张盈盈 有苍头、车夫跟随，怎奈一时均不知去向。

刘千钟 这庙就在前面，待我去到庙中，访着你家苍头、车夫，送大姐回去就是，何必往人家避难？

张盈盈 庙中道士，不似良善，他若是好人，那强暴之徒，焉敢在庙内横行，君子不要问出事来。

刘千钟 大姐住在哪里？

张盈盈 住在红丝巷。

刘千钟 红丝巷。也罢，待小生送大姐回去。

张盈盈 君子，你要送我回去，可认识我家路径？

刘千钟 今早从大姐门前经过，怎么不认识？

张盈盈 奴家也仿佛看见君子，请问君子上姓？

刘千钟 小生刘千钟。

张盈盈 失敬了。君子，你不是救我来了，你分明是害我来了。

刘千钟 何出此言？

张盈盈 黑夜之间，男女同行，怎能洗得清白，岂不害我来了？

刘千钟 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

张盈盈 女子名节为重。

刘千钟 一床锦被，便可遮盖。大姐何必如此？

张盈盈 哼！

刘千钟 失言，失言。

张盈盈 君子可曾订亲？